

「金瓶梅的藝術」之出版意義

李淑芳

以現代批評方法給予「金瓶梅」如此崇高的評價，孫先生大概可說是發凡啓例的第一人。對金瓶一書抱有「成見」或道聽途說懷有「偏見」的讀者，先看看這本評論再去讀原著，當會更有收穫。孫先生用的文句非常淺白，但說的道理却很深刻。有時短短幾句，真有「棒喝」的力量，例如：作者認為金瓶全書描繪的都是人在引誘與折磨下墮落的圖畫。他說：「金瓶中所提示的苦，讀者如看得真切時，便會覺得自尊心、勇氣，以及什麼英雄氣概都不着邊際，唯一有意義的德只是慈悲。」讀金瓶梅而能有這樣「醍醐灌頂」的了悟，當時作者的初心庶幾沒有枉費！千古解人固不易得，却並非不可得，莊子曰：「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猶且暮遇之耳！」金瓶梅作者得孫先生如此知己，亦當含笑九泉。

自從鄉土文學的問題出現後，國內的文藝論壇上掀起了一陣熱烈的討論風氣，對文學的理論與功用有了深一層的探索，這些原都是極好的現象，但到後來却有由打筆戰而轉至作人身攻擊的，這就純屬無聊了。與其浪費時間在一個問題上作打轉式的討論，還不如轉而學習孫述宇先生的榜樣，將中國古典文學作一番「新讀」的工作。

在過去我們整理古書，頂多只作關於作者生平的探討，或書中的誤謬、版本的問題，或略有討論到書的優劣，書中的承襲或對後代造成的影響，近者則偏重在英譯的問題上，這些不是不重要，但只有這些是不够的，現代人有現代人看文章的方法，現代人也有現代人評斷事物的新尺度，如關於金瓶

是否淫書問題，孫先生在書後（一二三頁）就作了一番辨正：「這樣以情慾來表現人性的概念，與一些當今的西方作家不謀而合。」金瓶中對房事的描寫只不過是作者「寫實主義」下的自然流露，並非「用來挑逗讀者情慾的。」像這種用新尺度去對傳統觀念的辨正，是我們當前極需要的，又如孫先生在（五五頁）上用「Irony」的手法來解釋金瓶中的某些情節，也能使受古典文學訓練不多的現代知識份子或外國人很容易了解金瓶古典面貌中隱含的意義，原來這種意義是自古至今永恆不變的，像這種整理與介紹的工作，不是很有意義嗎？

所謂的文化復興，應不只是把中國的舊古董原封不動的推銷出去，否則只有像國片「秋決」一樣，讓不了解中國傳統「繼承香火」重要性的外國人徒覺可笑，甚或訝異中國古時的「不人道」而已，我們要不是外貌的神似，也不只是英譯的傳神與否，而應取其中適用於現代的東西而將之發揚。就像林懷民的「雲門舞集」，從傳統中取材，消化，再用現代手法，保留住中國的風貌而將其呈現給二十世紀的藝壇，也唯有如此，在「文化復興」聲中，文藝界才能真正發揮出它的時代意義。

而真正好的文學批評，除了批評者本身的尺度明確，能幫助讀者欣賞，了解文章的優劣外，應當更包含有啓發性，使創作者能更上一層樓，甚至能引起讀者的自省。而「金瓶梅」就確實能作到這一點，在二五頁孫述宇先生拿金瓶梅作者對應伯爵的描寫與莎翁對「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描寫比較時說：「一個作家如果活力充沛，對世界與人生有強烈好奇，自自然然會對世人生出各種感情，包括關懷、同情、容忍、尊重等等。莎翁儘管原擬嘲罵那猶太人一番，但寫出來的夏洛克，身上却是帶着這些感情的。」這些話，足以使報章雜誌中那些以嘲諷為能手的作家自省，又如在七七頁中論到李瓶兒時，孫述宇寫道：「金瓶中所提示的苦，讀者若看得真切時，便會覺得自尊心、勇氣，以及什麼英雄氣概都不着邊際，唯一有意義的德只是慈悲。」一本文評的小書，能作到這些，身為讀者的我們，還能要求些什麼？！